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四十七

眉山蘇軾文十

狀

論河北京東盜賊狀

論浙西災傷第一狀

論積欠狀

論綱梢欠折利害狀

朝辭赴定州論事狀

陳翰扶文附論事

論歐蘇大德修害

論蘇大德

論西夏對策一

論河北京東盜賊

米

晉山蘇軾文十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四十七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四十七

蘇軾眉山蘇軾文十

十一論河北京東盜賊狀

熙寧七年。蘇軾奏。臣伏見河北京東。比年以來。蝗旱相

仍。盜賊漸熾。今又不雨。自秋至冬。方數千里。麥不入土。竊

料。明年春夏之際。寇攘為患。甚於今日。是以輒陳狂瞽。庶

補萬一。謹按山東。自上世以來。為腹心根本之地。其與中

原。離合常係社稷安危。昔秦并天下。首收三晉。則其餘強

敵。相繼滅亡。漢高祖殺陳餘。走田橫。則項氏不支。光武亦

自漁陽上谷發突騎席卷以并天下。魏武帝破殺袁氏父子收冀州。然後四方莫敢敵。宋武帝以英雄絕人之資。用武歷年而不能并中原者。以不得河北也。隋文帝以庸夫穿窬之智竊位數年。而一海內者。以得河北也。故杜牧之論以為山東之地王者得之。以為王霸者得之。以為霸猾賊得之。以為亂天下。自唐天寶以後。姦臣僭峙於山東。更十一世竭天下之力。終不能取。以至於亡。近世賀德倫挈魏博降後唐。而梁亡。周高祖自鄴都入京師。而漢亡。由此觀之。天下存亡之權在河北無疑也。陛下即位以來。北方

之民流移相屬。天災譴告亦甚於四方。五六年間。未有以塞大異者。至於京東。雖號無事。亦當常使其民安逸富強。緩急足以灌輸河北。鉗竭則壘恥。唇亡則齒寒。而近年以來。公私匱乏。民不堪命。今流離饑饉。議者不過欲散賣常平之粟。勸誘蓄積之家。盜賊縱橫。議者不過欲增開告賞之門。申嚴緝捕之法。皆未見其益也。常平之粟。累經賑發。所存無幾矣。而飢寒之民所在皆是。人得升合。官費邱山。蓄積之家。例皆困乏。貧者未蒙其利。富者先被其災。昔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乃知

上不盡利則民有以為生苟有以為生亦何苦而為盜其
間凶殘之黨樂禍不悛則須敕法以峻刑誅一以警百今
中民以下舉皆闕食冒法而為盜則死畏法而不盜則飢
飢寒之與棄市均是死亡而賒死之與忍飢禍有遲速相
率為盜正理之常雖日殺百人勢必不止苟非陛下至明
至聖至仁至慈較得喪之孰多權禍福之孰重特於財利
少有所捐衣食之門一開骨髓之恩皆徧然後信賞必罰
以威克恩不以僥倖廢刑不以災傷撓法如此而人心不
革盜賊不衰者未之有也亦甚矣四十六年問未存以

強劫民財者法如何曰亂之漸也殺無赦緩之致亂被殺
者必多折其萌芽是殺以止殺也仁也因饑而成盜所盜
不過斛米斛麥而聚衆每百十人則盡殺之乎曰是所為
沒其文於法而經生得以引經斷之者也不盜則飢死盜
則法死法不加於待死之飢民也明矣且有任其咎者天
災流行何國蔑有吏蚤上聞而為之備不飢飢而有備救
之得其法仍不飢至於飢而吏之罪大矣尚不焦頭爛額
以出之於水火致使羣聚以劫乎羣聚以劫猶不亟翦其
渠魁以散其勢而使之延劫乎是故救死之盜可貸致盜

之吏可誅

奏浙西災傷第一狀音錄本報上拾捕極二十萬

元祐五年七月十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聞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此古今不刊之語也至於救災恤患尤當在早若災傷之民救之於未飢則用物約而所及廣不過寬減上供糶賣常平官無大失而人受賜今歲之事是也若救之於已飢則用物博而所及微至於耗散省倉虧損課利官為一困而已飢之民終於死亡熙寧之事是也熙寧之災傷本緣天旱米貴而沈起張靚之流不先事奏聞但務立賞閉糶富民皆爭藏穀小

民無所得食。流殍既作。然後朝廷知之。始敕運江西及截本路上供米一百二十三萬石濟之。巡門俵米。攔街散粥。終不能救。饑饉既成。繼之以疾疫。本路死者五十餘萬人。城郭蕭條。田野邱墟。兩稅課利皆失其舊。勘會熙寧八年。本路放稅米一百三十萬石。酒課虧減六十七萬餘貫。略計所失共計三百二十餘萬貫石。其餘耗散不可悉數。至今轉運司貧乏不能舉手。此無它不先事處置之過也。去年浙西數郡先水後旱。災傷不減熙寧。然二聖仁智聰明。於去年十一月中首發德音。截撥本路上供斛斛二十萬

石販濟。又於十二月中寬減轉運司元祐四年上供額斛三分之一。為米五十餘萬斛。盡用其錢買銀絹上供。了無一毫虧損縣官。而命下之日。所在歡呼。官既住糴。米價自落。又自正月開倉糴常平米。仍免數路稅務所收五穀力勝錢。且賜度牒三百道。以助賑濟。本路帖然。遂無一人餓殍者。此無它先事處置之力也。由此觀之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其禍福相絕如此。恭惟二聖天地父母之心。見民疾苦。匍匐救之。本不計較費用多少。而臣愚魯無識。但知權利害之輕重。計得喪之大小。以謂譬如民庶之家。置莊田。

招佃客本望租課非行仁義然猶至水旱之歲必須放免
欠負借貸種糧者其心誠恐客散而田荒後日之失必倍
於今日也而况有天下子萬姓而不計其後乎臣自去歲
以來區區獻言屢瀆天聽者實恐陛下客散而田荒也去
歲杭州米價每斛至八九十自今歲正月以來日漸減落
至五六月間浙西數郡大雨不止太湖泛溢所在害稼六
月初間米價復長至七月初斛及百錢足陌見今新米已
出而常平官米不敢住糶災傷之勢恐甚於去年何者去
年之災如人初病今歲之災如病再發病狀雖同氣力衰

耗恐難支持又緣春夏之交雨水調勻浙人喜於豐歲家
家典賣舉債出息以事田作車水築圩高下殆遍計本已
重指日待熟而淫雨風濤一舉害之民之窮苦實倍去歲
近者將官劉季孫往蘇州按教臣密令季孫沿路體訪季
孫還為臣言此數州不獨淫雨為害又多風駕起潮浪
堤堰圩埠率皆破損湖州水入城中民家皆尺餘此去歲
所無有也而轉運判官張疇自常潤還所言略同云親見
吳江平望八尺間有舉家田苗沒在深水底父子聚哭以
船筏撈撿云半米猶堪炒喫青穉且以喂牛正使自今雨

止已非豐歲。而況止不止。又未可知。則來歲之憂。非復今年之比矣。何以言之。去年杭州管常平米二十三萬石。今年已糶過十五萬石。雖餘八萬石。而糶賣未已。又緣去年災傷放稅。及和糶不行。省倉闕數。所有上件常平米八萬石。只了充撥充軍糧。更無見在。惟有糶常平米錢近八萬貫。而錢非救飢之物。若來年米益貴。錢益輕。雖積錢如山。終無所用。熙寧中。兩浙市易出錢百萬緡。民無貧富。皆得取用。而米不可得。故曳羅紈。帶金玉。橫尸道上者。不可勝計。今來浙東西大抵皆糶過。常平米見在絕數少。熙寧之

憂。凜凜在人眼中矣。臣材力短淺。加之衰病。而一路生齒。憂責在臣。受恩既深。不敢別乞閑郡。日夜思慮。求來年救飢之術。別無長策。惟有秋冬之間。不惜高價。多糶常平米。以備來年出糶。今來浙西數州。米既不熟。而轉運司又管上供年額斛斗一百五十餘萬石。若兩司爭糶。米必大貴。饑饉愈迫。和糶不行。來年青黃不交之際。常平有錢無米。官吏拱手坐視人死。而山海之間。接連甌閩。盜賊結集。或生意外之患。則誅殛臣等。何補於敗。以此須至具實聞奏。伏望陛下。備錄臣奏。行下戶部及本路轉運提刑兩路鈐

轄司疾早相度來年合與不合准備常平斛斛出糶救飢。如合准備即具逐州合用數目。臣已約度杭州合用二十萬石。仍委逐司擘畫。合如何措置。令米價不至大段翔湧。收糶得足。如逐司以謂不須准備。出糶救濟。即令各具保明。來年委得不至飢殍流亡。結罪聞奏。緣今來已是入秋。去和糶月日無幾。比及相度。往復取旨。深慮不及於事。伏乞詳察。速賜指揮。臣屢犯天威。無任戰慄待罪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朱子嘗曰救荒之術在備之未荒之前。若至已荒。更有何

策至哉言也。後世司牧斯民者。哀鴻遍野。尚欲壅於上聞。能如軾之未雨綢繆。懔忠愛為民請命乎。此則文之醇乎醇。而可為世法者。佳文豈在聲調格律之工哉。

論積欠狀

元祐七年五月十六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

軾狀奏。臣聞之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夫民既富而教。然後可以即戎。古之所謂善人者。其不及聖人遠甚。今二聖臨御八年於茲。仁孝慈儉。可謂至矣。而帑廩日益困。農民日益貧。商賈不行。水旱相繼。以上聖之資。而無善人之效。臣竊痛之。所至訪問者。老有識之士。陰求其所以。皆曰。方今民荷寬政。無它疾苦。但為積欠所壓。如負千鈞而行。免於僵仆則幸矣。何暇舉首奮臂以營求於

一飽之外哉。今大姓富家，昔日號為無比戶者，皆為市易所破，十無一二矣。其餘自小民以上，大率皆有積欠。監司督守令守令，督吏卒文符日至，其門鞭笞日加，其身雖有白圭猗頓，亦化為篳門圭竇矣。自祖宗以來，每有敕令，必曰：凡欠官物，無侵欺盜用，及雖有侵盜，而本家及伍保人無家業者，並與除放。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姦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無以為生，雖加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為姦吏之所蠶食，急之則為盜賊之所憑藉。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悅服，雖有水旱盜賊，民不思亂。此為捐虛名而收

實利也。自二聖臨御以來，每以施捨已責為先務，登極赦令，每次郊赦，或隨事指揮，皆從寬厚。凡今所催欠負，十有六七，皆聖恩所貸矣。而官吏刻薄，與聖恩異。舞文巧詆，使不該放。監司以催欠為職業，守令上為監司之所迫，下為胥吏之所使。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皆寂寥無獲矣。自非有力之家，納賂請賕，誰肯舉行恩貸？而積欠之人，皆鄰於寒餓，何賂之有？其間貧困掃地無可蠶食者，則縣胥教令通指平人，或云衷私，擅買抵當物業，或雖非衷私，而云買不

當價似此之類蔓延追擾自甲及乙自乙及丙無有窮已。每限皆空身到官或三五限得一二百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蓋無虛日俗謂此等為縣胥食邑戶嗟乎聖人在上使民不得為陛下赤子而皆為奸吏食邑戶此何道也商賈販賣例無現錢若用現錢則無利息須今年索去年所賣明年索今年所賒然後計算得行彼此通濟今富戶先已殘破中民又有積欠誰敢賒賣物貨則商賈自然不行此酒稅課利所以日虧城市房廊所以日空也諸路連年水旱上下共知而轉運司窘於財用例

不肯放稅縱放亦不盡實雖無明文指揮而以喜怒風曉官吏孰敢違者所以逐縣例皆拖欠兩稅較其所欠與依實檢放無異於官了無所益而民有追擾鞭撻之苦近日詔旨凡積欠皆分為十料催納通計五年而足聖恩隆厚何以加此而有司以謂有旨倚閣者方得依十料指揮餘皆併催縱使盡依十料吏卒乞覓必不肯分料少取人戶既未納足則追擾常在縱分百料與一料同臣頃知杭州又知潁州今知揚州親見兩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為積欠所壓日就窮蹙死亡過半而欠籍不除以至虧欠兩

稅走。臨課利農。未皆病公私。並困以此推之。天下大率皆然矣。臣自穎移揚州。過濠壽楚泗等州。所至麻麥如雲。臣每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父老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災流行。民雖乏食。縮衣節口。猶可以生。若豐年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棒在身。則人戶求死不得。言訖淚下。臣亦不覺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麥既熟。舉催積欠。故流民不敢歸鄉。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於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乃甚於水旱。臣竊度之。每州催欠吏卒。

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散在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臣自到任以來。日以檢察本州積欠為事。內已有條貫除放。而官吏不肯舉行者。臣即指揮本州一面除放去訖。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未有明文者。即且令本州權住催理。聽候指揮。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有礙者。臣亦不敢住催。各具利害。奏取聖旨。宋自青苗市易等法。行民無不欠官物者。一二十年間。溥天之下。莫不入於湯火矣。觀軾此狀。歷歷可覩。可為流涕。王安石之罪。信上通於天也。古者農自農而商自商。非惟

正之供官府勿與交財賄焉子產之語載在春秋匪特立
政之體宜爾也蓋市道必不可行於官與民夫細民之競
利在錐刀之末賴積微以成鉅弗躬弗親往往乾沒今官
令而民萬其必不可以躬親也明矣非胥徒是任其奚任
出納既由胥徒則民之所靡亦已七八而官之所入尚無
半三此必然之理也久之則皆成積欠既成積欠則官物
唐捐而民為子孫之累唯胥徒不耕而獲之利永遠不荒
耳是故官莊田地官本貿易在官無異舉貨棄之於地而
民已不勝其擾均非善政又況放債舉息乎王安石推而

行之徧天下宜乎舉太真仁英百餘年休養生息之業一
旦風卷烟湯沃雪也

論綱梢欠折利害狀

元祐七年七月二十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狀奏臣聞唐代宗時劉晏為江淮轉運使始於揚州造轉運船每船載一千石十船為一綱揚州差軍將押赴河陰每造一船破錢一千貫而實費不及五百貫或譏其枉費晏曰大國不可以小道理凡所創置須謀經久船場既興執事者非一須有餘剩衣食養活衆人私用不窘則官物牢固乃於揚子縣置十船場差專知官十人不數年間皆致富贍凡五十餘年船場既無破敗餽運亦不闕絕

至咸通末有杜御史者始以一千石船分造五百石船二隻船始敗壞而吳堯卿者為揚子院官始勘會每船合用物料實數估給其錢無復寬剩專知官十家即時凍餒而船場遂破餽運不繼不久遂有黃巢之亂劉晏以千貫造船破五百貫為千繫人欺隱之資以今之君子寡見淺聞者論之可謂疏繆之極矣然晏運四十萬石當用船四百隻五年而一更造是歲造八十隻也每隻剩破五百貫是歲失四萬貫也而吳堯卿不過為朝廷歲寬四萬貫耳得失至微而餽運不繼以胎天下之大禍臣以此知天下之

大計未嘗不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也國家財用大事安危所出願常不與寒陋小人謀之則可以經久不敗矣臣竊見嘉祐中張方平為三司使上論京師軍儲云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四通八達之地非如雍洛有山河之險足恃也特恃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漕運一虧朝廷無所措手足因畫十四策內一項云糧綱到京每歲少欠不下六七萬石皆以折會償填發運司不復抱認非祖宗之舊也臣以此知嘉祐以前歲運六百萬石而以欠折六七萬石為多訪聞去歲止運四百五十餘

萬石而欠折之多約至三十餘萬石。運法之壞一至於此。又臣到任未幾而所斷糧綱欠折千繫人徒流不可勝數。衣糧罄於折會。船車盡於拆賣。質妻鬻子。飢瘦伶俜。聚為乞丐。散為盜賊。竊計京師及緣河諸郡例皆如此。朝廷之大計。生民之大病。如臣等輩豈可坐觀而不救耶。輒問之於吏。乃金部便敢私意創立此條。不取聖旨。公然行下。不惟非理刻剝。敗壞祖宗法度。而人臣私意。乃能廢格制敕。監司州郡靡然奉行。莫敢誰何。此豈小事哉。謹按一綱三十隻船。而稅務監官不過一員。未委如何隨船點檢。得三

十隻船一時皆遍而不勒留住。一船點檢即二十九隻船皆須住岸伺候。顯是違條舞法。析文破敕。苟以隨船為名。公然勒留點檢。與兒戲無異。訪聞得諸州多是元祐三年以來始行點檢收稅。行之數年其弊乃出。綱梢既皆赤露。妻子流離。性命不保。雖加刀鋸亦不能禁其攘竊。此弊不革。臣恐今後欠折不止三十餘萬石。京師軍儲不繼。其患豈可勝言。揚州稅務自元祐三年十月始行點檢收稅。至六年終。凡三年間共收糧綱稅錢四千七百餘貫。絕長補短。每歲不過收錢一千六百貫耳。以淮南一路言之。真

揚高郵楚泗宿六州軍所得不過萬緡而所在稅務專攔。因金部轉運司許令點檢緣此為姦邀難乞取十倍於官。遂至綱梢皆窮困骨立亦無復富商大賈肯以物貨委令搭載。以此專仰攘取官米無復限量拆賣船板動使淨盡。事敗入獄以命償官顯是金部與轉運司違例刻剝得糧。網稅錢一千貫而令朝廷失陷綱運米三十餘萬石利害皎然。今來倉部並不體訪綱運致欠之因却言緣倉司斛子乞覓綱梢錢物以致欠折遂立法令真揚楚泗轉般倉並行倉法其逐處斛子仍只存留一半命下之日揚州轉

般倉斛子四十人皆詣臣陳狀盡乞歸農臣雖且多方抑按曉諭退還其狀然相度得此法必行則見今斛子必致星散雖別行召募未必無人然皆是浮浪輕生不畏重法之人所支錢米決不能贍養其家不免乞取既冒深法必須重賂輕齎密行交付其押綱綱梢等知專斛若不受賂必無寬剩斛面決難了納即須多方密行重賂不待求乞而後行用此必然之理也臣細觀近日倉部所立條約皆是枝葉小節非利害之大本何者自熙寧以前中外並無倉法亦無今來倉部所立條約而歲運六百萬石欠折不

過六七萬石。蓋是朝廷捐商稅之小利。以養活綱梢。而緣路官司。遵守編敕法度。不敢違條點檢收稅。以致綱梢飽暖。愛惜身命。保全官物。事理灼然。臣已取責得本州稅務。狀稱隨船點檢。不過檢得一船。其餘二十九船。不免住岸伺候。顯有違碍。臣尋已備坐元祐編敕曉示。今後更不得以隨船為名。違條勒令住岸點檢去訖。其稅務官吏。為准本州及倉部發運轉運司指揮。非是自擅為條。未敢便行取勘。其諸州軍稅務。非臣所管。無由一例行下。欲乞朝廷申明元祐編敕。不得勒令住岸條貫。嚴賜約束行下。并乞

廢罷近日倉部起請倉法。仍取問金部官吏。不取聖旨。擅立隨船一法。刻剝兵梢。敗壞綱運。以誤國計。及發運轉運司官吏。依隨情罪。施行庶使。今後刻薄之吏。不敢擅行胸臆。取小而害大。得一而喪百。臣聞東南餽運。所係國計。至大。故祖宗以來。特置發運司。專任其責。選用既重。威令自行。如昔時許元輩。皆能約束諸路。主張綱運。其監司州郡。及諸場務。豈敢非理刻剝邀難。但發運使得人。稍假事權。東南大計。自然辦集。豈假朝廷更行倉法。此事最為簡要。獨在朝廷留意而已。謹具元祐編敕。及金部擅行隨船點

檢指揮如左。

東一准元祐編敕。諸綱運船棧到岸。檢納稅錢。如有違限。如限內無故稽留。及非理搜檢。并約喝無名稅錢者。各徒二年。諸新錢綱及糧綱。緣路不得勒令住岸點檢。雖有透漏違禁之物。其經歷處更不問罪。至京下。頭單鎖通津門。准此。

一准元祐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尚書金部符省部看詳。立勅監糧綱運。雖不得勒留住岸。若是隨船點檢。得委有稅物名件。自合依例饒潤。收納稅錢。即無不許納稅。

不許錢事理。若或別無稅物。自不得依例喝貌稅錢事理。甚明。

右謹件如前者。若朝廷盡行臣言。必有五利。綱梢飽暖。惜身畏法。運餽不大陷失。一利也。省徒配之刑。消流亡賊盜之患。二利也。梢工衣食既足。人人自重。以船為家。既免拆賣。又常修完。省逐處船場之費。三利也。押綱綱梢附載物。貨官不點檢。專攔無由乞取。然梢工自領赴務。量納稅錢。以防告許。積少成多。所獲未必減於今日。四利也。自元豐之末。罷市易務。導洛司堆垛場。議者以為商賈必漸通行。

而今八年。略無絲毫之效。京師酒稅課利皆虧。房廊邸店皆空。何也。蓋祖宗以來。通許綱運攬載物貨。既免征稅。而脚錢又輕。故物貨通流。緣路雖失商稅。而京師坐獲富庶。自導洛司廢。而淮南轉運司陰收其利。數年以來。官用窘逼。轉運司督迫諸處稅務。日急一日。故商賈全然不行。京師坐至枯涸。今若行臣此策。東南商賈。久閉乍通。其來必倍。則京師公私。數年之後。必復舊觀。此五利也。臣竊見近日官私。例皆輕玩國法。習以成風。若朝廷以臣言為非。臣不敢避妄言之罪。乞賜重行責罰。若以臣言為是。即乞盡

理施行。少有違戾。必罰無赦。則所陳五利。可以朝行而夕見也。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國家財用大事。安危所出。司財用者。不可不讀此文。又嘗論之士庶之家。侈費過度。必子孫貧困。然貧困之後。往往仍有賢子孫。復興唯慳吝積財者。平生無甚過惡。而每多斬焉無祀。或為子孫所破敗。灰飛烟滅。天之報施。何必如是。深思其由。蓋財者人之所以養生也。而其相流轉於天地之間者。止有此數。豐於此。即嗇於彼。故侈費過度者。在其人則為奢縱。而其散之天地間者。必有不知誰何之人。

獲被其養者矣。唯納而不出，則身雖未嘗享其用，而使養生之具積而不流，則亦必有不知誰何之人，不得被其養者。其造既在於無形也。士庶所及者，至隘而猶如是。況人君以天下為一家，林林總總，皆所宜養，而可輜銖較量，浚剝徵求，使天地所以養人之生者，不能養人，或轉因之而害人之生，豈非師曠所為棄天地之性者哉。

蘇軾朝辭赴定州論事狀

蘇軾朝辭赴定州論事狀

元祐八年九月二十六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新知定州蘇軾狀奏。臣聞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能自通。大亂之極，至於近臣不能自達。易曰：天地交，泰。其詞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天地不交，否。其詞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夫無邦者，亡國之謂也。上下不交，則雖有朝廷君臣，而亡國之形已具矣。可不畏哉。臣不敢復引衰世昏主之事，只如唐明皇中興刑措之君也。而天寶之末，小人在位，下情不通，則鮮

于仲通以二十萬人全軍陷沒於瀘南。明皇不知，馴致其事。至安祿山反，兵已過河，而明皇猶以為忠臣。此無他下情不通耳。目壅蔽則其漸至於此也。臣在經筵，數論此事。陛下為政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接。然天下不以為非者，以謂垂簾之際，不得不爾也。今者祥除之後，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為急務。臣雖不肖，蒙陛下擢為河北西路安撫使，沿邊重地，此為首冠。臣嘗悉心論奏。陛下亦當垂意聽納。祖宗之法，邊帥當上殿，面辭而陛下獨以本任闕官迎接人眾為辭，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

義也。臣若伺候上殿，不過更留十日。本任闕官自有轉運使權攝，無所闕事。迎接人眾，不過更支十日糧，有何不可。而使聽政之初，將帥不得一面天顏而去，有識之士皆謂陛下厭聞人言，意輕邊事，其兆見於此矣。臣備位講讀，日侍帷幄前後五年，可謂親近方當戍邊，不得一見而行。況踈遠小臣，欲求自通亦難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又曰：帝出乎震，相見乎離。夫聖人作而萬物覩，今陛下聽政之初，不行乘乾出震見離之道，廢祖宗臨遣將帥故事，而襲行垂簾不得已之政。此朝廷有識所以驚疑而憂

慮也。臣不得上殿於臣之私。別無利害。而於聽政之始。天下屬目之際。所損聖德不小。臣已於今日二十七日出門。非敢求登對。然臣始者。本俟上殿。欲少效愚忠。今來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便廢此言。惟陛下察臣誠心。少加採納。古之聖人。將有為也。必先處晦而觀光。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於前。不過數年。自然知利害之真。識邪正之實。然後應物以作。故作無不成。臣敢以小事譬之。夫操舟者。常患不見水道之曲折。而水濱之立觀者。常見之。何則。操舟者身寄於動。而立觀者常靜故也。奕碁者。勝負之形。雖

國工有所不盡。而袖手旁觀者。常盡之。何則。奕者有意於爭。而旁觀者無心故也。若人主常靜而無心。天下其孰能欺之。漢景帝即位之初。首用鼂錯。更易法令。黜削諸侯。遂成七國之變。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終身不敢復言兵。武帝即位未幾。遂欲用兵。鞭撻四夷。兵連禍結。三十餘年。然後下哀痛詔。封宰相為富民侯。臣以此知古者英睿之君。勇於立事。未有不悔者也。景帝之悔。速故變而復安。武帝之悔。遲故幾至於亂。雖遲速安危小異。然比之常靜無心。終始不悔。如孝文帝者。不可同年而語矣。今陛下

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虚心循理。一切未有所施。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群臣之邪正。以三年為期。俟得利害之真。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上下同享太平之利。則雖盡南山之竹。不足以紀聖功。兼三宗之壽。不足以報聖德。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為。惟憂太早。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又聞為政如用藥方。今天下雖未大治。實無大病。古人云有病不治。常得中醫。雖未能盡除小疾。然賢於誤服惡藥。覬萬一之利。而得不救之禍者。遠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輒

進。此說敢望陛下深信古語。且守中醫安穩萬全之策。勿為惡藥所誤。實社稷宗廟之利。天下幸甚。臣不勝忘身憂國之心。冒死進言。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按本傳云。哲宗八年。宣仁皇后崩。哲宗親政。軾乞補外。以端明殿侍讀。兩學士出知定州。時國是將變。軾不得入辭。既行。上書云。嘗觀宣仁后臨朝。盡革神宗時弊政。千古稱女中堯舜。而當時儉壬小人。挾子不當改父之政之說。以煽動哲宗。其時諸賢亦止。以宣仁所定為母。改子非哲宗子。改父為辭。而未能究極其理也。如子不可改父。則宣

仁臨朝雖曰母改子而哲宗嗣服究是子改父無異掩耳盜鈴矣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曾子曰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熙寧大臣動稱紹述用孔曾斯語以為據依而不知以文害辭以辭害志所為侮聖人之言也夫道也者猶路也九達之衢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皆可之焉然而父自東者子三年不敢自西不忘親也孟獻子之臣當無壬人矣孟獻子之政當無糝政矣孟莊子當日豈無為之臣者孟莊子為政豈無別出之見可措諸施行者然孟莊子唯父之舊臣是用唯父之舊政

是循不忘親也故曰是難能也凡若此者皆父之所為合於道道在兩可必從其父之所可於天下無所損益也而有餘孝焉聖賢所深許也若其獲罪於天與民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人皆知其非道而曰父之道也改必待三年曰父之臣也將卒用之以行父之政則易不當云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矣父在猶有幾諫之文諍子之義父沒則其哀痛迫切以速蓋其愆者當何如而曰吾將紹述焉是揚父之惡而世濟其凶也乃曰孔曾有明訓豈非侮孔曾之言哉孔子繫易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夫人之所以為

人以有父子之親也而所以有父子之親者亦以其為人
人也者性為之非欲為之也雖桀紂之惡桀紂之欲也非
其性也桀紂既死則其欲堙滅而無存矣其性則死而不
亡使武庚祿父能幹其蠱反其政而安天下之民亦不得
不謂之意承考蓋謂桀紂之性惡不得也則謂桀紂之無
此意亦不得也況乎宋神宗者實有振厲奮發追踪前古
之意特以知之不明處之不當為羣小之所愚以致於敗
晚乃悔之而氣拘物蔽吝於改過不能自克原其本意豈
欲民生之流離軍旅之敗沒哉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

人之事者也人之志立人達人之志也人之事立人達人
之事也是以不曰父之志與事謂其嫌於從欲也使以從
欲為繼述則非所為人之志與事矣且守而不變誰其不
能而又何謂善哉天有四時春夏秋冬夏其代謝者猶父子
之義也春謝而夏代夏猶春之子也而易溫為暑夏謝而
秋代秋猶夏之子也而易暑為涼使四時執而不變則生
物盡矣況乎五緯愆而六氣易而欲執其愆且易者以為
常曰吾以紹述也豈孔曾之教然哉語曰前事之不忘後
事之師也然則前事之有疑即後事之感也學必講而後

明故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人皆知哲宗紹述之為
 非而不能無疑於孔曾之語則母改子非子改父之說洵
 之不可不講也誠知哲宗紹述之為不孝則孔曾教孝之
 義大明矣夏之天子而昆弟之義大明矣
 之義大明矣夏之天子而昆弟之義大明矣
 之義大明矣夏之天子而昆弟之義大明矣
 之義大明矣夏之天子而昆弟之義大明矣
 之義大明矣夏之天子而昆弟之義大明矣
 之義大明矣夏之天子而昆弟之義大明矣
 之義大明矣夏之天子而昆弟之義大明矣
 之義大明矣夏之天子而昆弟之義大明矣
 之義大明矣夏之天子而昆弟之義大明矣
 之義大明矣夏之天子而昆弟之義大明矣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四十八

眉山蘇軾文十一

劄子

述災沴論賞罰及修河事繳進歐陽修議狀劄子

乞郡劄子

論邊將隱匿敗亡憲司體量不實劄子

乞免五穀力勝稅錢劄子

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

子林五刻贊表新工並隆干

子與五刻八刻殊疑隆干

論盡詳劉置垣士憲同體量不實隆干

子酒隆干

和與念命賞借及劉所事熾起迴則為嘉大隆干

隆干

眉山蘇軾文十一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四十八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四十八常寒入劉之醜故無盡民豈

恭劍眉山蘇軾文十一體盡矣而曰平之中非不限旱日

亦大述災沴論賞罰及修河事繳進歐陽修議狀劄子

元祐三年九月五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

軾劄子奏臣今日邇英進讀寶訓及雍熙淳化間事太宗

皇帝每見時和歲豐雨雪應時喜不自勝舉酒以屬羣臣

又是日熒惑與日同度太史奏言當旱既而雨足歲豐臣

讀至此因進言水旱雖天數然人君修德可以轉災為福

故宋景文公一言熒惑退三舍元豐八年熒惑守心逆行

犯房又逆而西垂欲犯氏氏四星后妃之象也方是時二聖在位發政施仁惟恐不及臣視熒惑退舍甚速如有所畏不敢復西以此知天人之應捷於影響太宗皇帝親致太平而每遇豐年若獲非常之福喜樂如此者豈非水旱不作自是朝廷難得之事乎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匹夫匹婦有不獲其所猶能致水旱而況政令之失小及一方大及四海其為災沴理在不疑自二聖嗣位於今四年恭儉慈孝至仁至公可謂盡矣而四年之中非水則旱日月薄蝕五星相凌淫雨大雪常寒久陰之類殆無虛月豈

盛德之報也哉臣愚無知竊謂陛下身修而政未修故監司守令多不得人百姓失職無所告訴謠怨上達以傷陰陽之和所以致此者蓋由朝廷賞罰不明舉措不當之咎也臣請畧而言之去年熙河諸將力戰以獲鬼章此奇功也故增秩賜金涇原諸將閉門自守使賊大掠而去若涉無人之境此罪人也亦增秩賜金賞罰如此何以使人廣東妖賊岑探反圍新州差將官童政救之政賊殺平民數千其害甚於岑探朝廷使江西提刑傅燮體量其事燮畏避權勢歸罪於新州官吏又言新州官吏却有守城之功

乞以功過相除。愚弄上下。有同兒戲。然卒不問岑探聚眾。搆謀經年。乃發而所部官吏茫不覺知。使一方赤子肝腦塗地。然亦止於薄罰。童政凶狡貪殘。非一日之積。而監司乃令將兵討賊。以致千人無辜就死。亦止降一差遣。近日温杲誘殺平民十九人。冤酷之狀。所不忍聞。而杲止於降官。監當蔡州捕盜吏卒亦殺平民一家五六人。皆婦女無辜。屠割形體。以為丈夫首級。欲以請賞。而守倅不按。監司不問。以致臣僚上言。及行下本路。乃云殺時不可辨認。白日殺人。不辨男女。豈有此理。乃是預為凶人開苟免之路。

事如此者。非一臣不敢盡言。特舉其甚者耳。如此不過恩庇得無狀。小人十數人。正使此等歌詠愛戴。不知有何補益。而紀綱頹弛。媮惰成風。則千萬人受其害。此得為仁乎。大抵為國要在分別是非。以行賞罰。然後善人有所恃賴。平人有所告訴。若不窮究曲直。惟務兩平。則君子無告。小人得志。天下之亂。可坐而待。此臣所謂賞罰不明之咎也。黃河自天禧已來。故道漸以淤塞。每決而西。以就下耳。熙寧中。決於曹村。先帝盡力塞之。不及數年。遂決小吳。先帝聖神知河之欲西北行也久矣。今強塞之。縱獲目前之安。

而旋踵復決。必然之勢也。故不復塞。今都水使者王孝先。乃欲於北京南開孫村河。欲奪河身以復故道。此豈獨一方之安危。天下之休戚也。古者舉大事。謀及庶人。上下僉同。然猶有意外之患。今內自工部侍郎。都水屬官。外至安撫。轉運使。及外監丞。皆以為故道高仰。勢若登屋。功必無成。而患有不可測者。以至河北吏民。無賢愚貴賤。皆以為然。獨一孝先。以為可作。臣聞自孫村至海口。舊管堤埽四十五所。役兵萬五千人。勾當使臣五十員。歲支物料五百餘萬。自小吳之決。故道諸埽皆廢。不治堤上榆柳。并根掘

取殘零物料。變賣無餘。官吏役兵。僅有存者。使孫村之役。不能奪過河身。則官私財力。舉為虛棄。若幸而復行故道。則四十五埽。皆以廢壞。橫流之災。必倍於今。孝先建議之初。畧不及此。近因人言沸騰。方牒北外郡丞司云。四十五埽。並屬北外監丞司地。分令一面相度。枝梧。又云。因檢計椿料。便令計置。今來欲興修四十五處。已壞隄埽。準備河水。復行故道。此莫大之役。不貲之費也。孝先當於建議之初。首論其事。待朝廷上下熟議而行。今孝先便將此役。作常程熟事。行與北外監丞司。令一面管認。意望敗事之後。

歸罪他人。其為欺罔。實駭羣聽。其餘患害。未易悉數。但臣採察衆論。以為此役不可不罷。若今歲罷役。不過枉費九百萬物料。虛設二萬兵工。若更接續興修。則來歲當役數十萬人。仍費三千餘萬。此外民勞之極。變故橫生。嗟怨之聲。足以復致水旱。若將三千萬物料。錢作數年。因水所欲行之地。稍立隄防。增卑培薄。數年之後。必漸安流。何苦徇一夫之私計。逆萬人之公論。以興必不可行之役乎。此臣所謂措置不當之咎也。臣竊見仁宗朝名臣歐陽修為學士日。有修河議狀二篇。雖當時事宜。而其所畫利害措置。

方畧。頗切今日之事。臣以為可用。故輒繕寫進呈。自祖宗以來。除委任執政外。仍以侍從近臣為耳目。請間論事。殆無虛日。今自垂簾以來。除執政臺諫開封尹外。更無人得對。惟有邇英講讀。猶獲親近清光。若復瘖默不言。則是耳目殆廢。臣受恩深重。不敢觀望上下。苟為身謀。謹備錄今日進讀之言。上陳聖鑒。臣無任恐慄待罪之至。取進止。此軾邇英殿進讀祖宗寶訓。因而陳所事退。而書其所奏。以進本傳。具識之。其懇款肫誠。可為千古侍從臣法。

報國為先。而報國之道。當以安身為本。若上下相忌。身自不安。則危亡是憂。國何由報。恭惟陛下踐祚之始。收臣於九死之餘。半年之間。擢臣為兩制之首。方將致命。豈敢告勞。特以臣拙於謀身。銳於報國。致使臺諫例為怨仇。臣與故相司馬光。雖賢愚不同。而交契最厚。光既大用。臣亦驟遷。在於人情。豈肯異論。但以光所建差役一事。臣實以為未便。不免力爭。而臺諫諸人。皆希合光意。以求進用。及光既歿。則又妄意陛下。以為主光之言。結黨橫身。以排異議。有言不便。約共攻之。曾不知光至誠為民本。不求人希合。

而陛下虛心無我。亦豈有所主哉。其後又因刑部侍郎范百祿與門下侍郎韓維。爭議刑名。欲守祖宗故事。不敢以疑法殺人。而諫官呂陶。又論維專權用事。臣本蜀人。與此兩人。實是知舊。因此韓氏之黨。一例疾臣。指為川黨。御史趙挺之。在元豐末。通判德州。而著作黃庭堅。方監本州德安鎮。挺之希合提舉官楊景綦意。欲於本鎮行市易法。而庭堅以為鎮小民貧。不堪誅求。若行市易。必致星散。公文往來。士人傳笑。其後挺之以大臣薦。召試館職。臣實對衆言。挺之聚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又挺之妻父郭槩。

為西蜀提刑時。本路提舉官韓玠。違法虐民。朝旨委槩體量。而槩附會隱庇。臣弟輒為諫官。劾奏其事。玠槩並行黜責。以此挺之疾。臣尤出死力。臣二年之中。四遭口語。發策草麻。皆謂之誹謗。未出省榜。先言其失。士以至臣所薦。士例加誣。蠆所言利害。不許相見。近日王覲言胡宗。愈指臣為黨。孫覺言丁騫。云是臣親家。臣與此兩人。有何干涉。而於意外。巧構曲成。以積臣罪。欲使臣橈椎於十夫之手。而使陛下投杼於三至之言。中外之人。具曉此意。謂臣若不早去。必致傾危。臣非不知聖主天縱聰明。察其無罪。但以

臺諫氣焰。震動朝廷。上自執政大臣。次及侍從百官。外至監司守令。皆畏避其鋒。奉行其意。意所欲去。勢無復全。天下知之。獨陛下深居法宮之中。無由知耳。臣竊觀三代以下。號稱明主。莫如漢宣帝。唐太宗。然宣帝殺蓋寬饒。太宗殺劉洎。皆信用讒言。死非其罪。至今哀之。宣帝初知蓋寬饒忠直。不畏強禦。自候司馬擢為太中大夫。司隸校尉。不可謂不知之深矣。而蓋寬饒上書有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而當時讒人。乃謂寬饒欲求禪位。宣帝不察。致使寬饒自剄北闕下。太宗信用劉洎。言無不從。嘗比之魏文

貞公亦不可謂不知之深矣。而太宗征遼患癰，洎泣曰：聖體不康，甚可憂懼。而當時讒人，乃謂洎欲行伊霍之事。太宗不察，賜洎自盡。二主非不明也。二臣之受知，非不深也。恃明主之深知，不避讒人積毀，以至身首異處，為天下笑。今臣自度受知於陛下，不過如蓋寬饒之於漢宣帝，劉洎之於唐太宗也。而讒臣者，乃十倍於當時。雖陛下明哲寬仁，度越二主，然臣亦豈敢恃此不去，以卒蹈二臣之覆轍哉。且二臣之死，天下後世皆言二主信讒邪而害忠良，以為聖德之累。使此二臣者，識幾畏漸，先事求去，豈不身名

俱泰。臣主兩全哉。臣縱不自愛，獨不念一旦得罪之後，使天下後世有以議吾君乎。昔先帝召臣上殿，訪問古今，敕臣今後遇事，即言其後。臣屢論事，未蒙施行，乃復作為詩文，寓物托諷，庶幾流傳上達，感悟聖意。而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因此言臣誹謗，遂得罪。然猶有近似者，以諷諫為誹謗也。今臣草麻詞，有云：民亦勞止，而趙挺之以為誹謗。先帝則是以白為黑，以西為東，殊無近似者。臣以此知挺之嶮毒，甚於李定、舒亶。何正臣而臣之被讒，甚於蓋寬饒、劉洎也。古人有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臣欲依違苟且，雷

同衆人。則內愧本心。上負明主。若不改其操。知無不言。則怨仇交攻。不死即廢。伏望聖慈。念為臣之不易。哀臣處此之至難。始終保全。措之不爭之地。特賜指麾。檢會前奏。早賜施行。臣無任感恩知罪。祈天請命。激切戰恐之至。取進止。三人因言引信。蘇程二公在朝。不獨為當時。劉克莊跋此乞郡奏稿曰。蘇程二公在朝。不獨為當時。小人所忌。蓋攻蘇公者。朱公掞。賈明叔也。攻程公者。劉革。老孔經父也。按是時。羣小比肩散地。蓄忿伺隙。元氣壯而後。可以杜外邪。衆賢和而後。可以制羣小。不易之

論也。而諸公不悟。各尊其師。各私其黨。日有紛紛。不待章蔡復用。諸賢固已自相攻擊而去矣。想見蘇程爭時。呂吉甫輩必相與拊掌竊笑。後之君子。謹無為吉甫輩所笑哉。

論邊將隱匿敗亡憲司體量不實劄子而外主不味
論邊將隱匿敗亡憲司體量不實劄子而外主不味
論邊將隱匿敗亡憲司體量不實劄子而外主不味
論邊將隱匿敗亡憲司體量不實劄子而外主不味
論邊將隱匿敗亡憲司體量不實劄子而外主不味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四日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蘇軾

劄子奏臣近以目昏臂痛堅乞一郡蓋亦自知受性剛褊

黑白太明難以處衆伏蒙聖慈降詔不許兩遣使者存問

慰安天恩深厚淪入骨髓臣謂此恩當以死報不當更計

身之安危故復起就職而職事清閑未知死所每因進讀

之間事有切於今日者輒復盡言庶補萬一昨日所讀寶

訓有云淳化二年上謂侍臣諸州牧監馬多瘦死蓋養飼

失時枉致病斃近令取十數槽寘殿庭下視其芻秣教之

印選唐文西

養療庶革此弊。臣因進言馬所以病。蓋將吏不職致圍人盜減芻粟。且不卹其飢飽勞逸故也。馬不能言。無由申訴。故太宗至仁。深哀憐之。寘之殿庭。親加督視。民之與馬。輕重不同。若官吏不得其人。人雖能言。上下隔絕。不能自訴。無異於馬。馬之飢瘦勞苦。則有斃踣奔逸之憂。民之困窮無聊。則有溝壑盜賊之患。然而四海之衆。非如養馬。可以寘之殿庭。惟當廣任忠賢。以為耳目。若忠賢踈遠。諂佞在傍。則民之疾苦。無由上達。秦二世時。陳勝吳廣已屠三川。殺李由。而二世不知。陳後主時。隋兵已渡江。而後主不知。

此皆昏主不足道。如唐明皇親致太平。可謂明主。而張九齡死。李林甫楊國忠用事。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沒於雲南。不奏一人。反更告捷。明皇不問。以至上下相蒙。祿山之亂。兵已過河。而明皇不知也。今朝廷雖無此事。然臣聞去歲夏賊犯鎮。賊所殺掠不可勝數。或云至萬餘人。而邊將乃奏云野無所掠。其後朝廷訪聞。委提刑司體量。而提刑孫路止奏十餘人。乞朝廷先賜放罪。然後體量實數。至今遷延二年。終未結絕。聞奏凡死事之家。官所當卹。若隱而不奏。則生死啣冤。何以使人。此豈小事。而路為耳目之司。

既不隨事奏聞朝廷既行蒙蔽又乞放罪遷延侮玩一至於此臣謂此風漸不可長馴致其患何所不有此臣之所深憂也臣非不知陛下必已厭臣之多言左右必已厭臣之多事然受恩深重不敢自同眾人若以此獲罪亦無所憾取進止

上下交則為泰是故隔絕欺蔽最為亂階上下所以隔絕者中有欺蔽之臣也事無巨細未有欺蔽而不為害者若夫盜賊殺掠戰陣勝負乃國命所繫其為害尤大而欺蔽尤易生其為欺蔽尤易行何也事干封疆大小官吏必交

頂抵蹠以救其死不使上聞其謀之者衆也內外之間大臣必有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煬之者固也是以欺蔽易生戰陣之事必在倉卒之間白刃所接如電光石火過則無形唯憑口說耳身在陣中者猶且言人人殊豈有籍之可稽圖之可指哉是以欺蔽易行以易行之事遇力行之衆則以敗為功以功為敗以民為賊以賊為民五色倉黃莫可究詰矣甚者全軍覆沒連城失守而捷書日至然而當處被難之民無不知之者也於是千載而下傳之為笑志士仁人聞之而涕矣地處邊徼益難周知民雖能言

上下隔絕不能自訴勢窮死迫化為盜賊馴而致之何所
不有吁足畏也軾之惓惓憂國而不能自己歎息痛恨於
邊將提刑之失其人而必欲聞於上也豈好異於衆哉

其言乞免五穀力勝稅錢劄子

元祐七年十一月初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守兵部
尚書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聞穀太賤則傷農太貴則傷
末是以法不稅五穀使豐熟之鄉商賈爭糴以起太賤之
價災傷之地舟車輻輳以壓太貴之直自先王以來末之
有改也而近歲法令始有五穀力勝稅錢使商賈不行農
末皆病廢百王不刊之令典而行自古所無之弊法使百
世之下書之青史曰收五穀力勝錢自皇宋某年始也臣
竊為聖世病之臣頃在黃州親見累歲穀熟農夫連車載

米入市。不了鹽酪之費。而蓄積之家。日夜禱祠。願逢饑荒。又在浙西。累歲親見水災。中民之家。有錢無穀。被服珠金。餓死於市。此皆官收五穀力勝稅錢。致商賈不行之咎也。臣聞以物與人物盡而止。以法活人。法行無窮。今陛下每遇災傷。捐金帛。散倉廩。自元祐以來。蓋所費數千萬貫石。而餓殍流亡。不為少衰。只如去年浙西水災。陛下使江西湖北。雇船運米。以救蘇湖之民。蓋百餘萬石。又計糴來水脚官費不貲。而客船被差雇者。皆失業破產。無所告訴。與其官私費耗為害如此。何似削去近日所立五穀力勝稅

錢一條。只行天聖附令免稅指揮。則豐凶相濟。農末皆利。縱有水旱。無大饑荒。雖目下稍失課利。而災傷之地。不必盡煩陛下出捐錢穀。如近歲之多也。今元祐編敕。雖云災傷地分。雖有例亦免。而穀所從來。必自豐熟地分。所過不免收稅。則商賈亦自不行。議者或欲立法。如一路災傷。則隣路免稅。一州災傷。則隣州亦然。雖比今之法。小為通䟽。而隔一路一州之外。豐凶不能相救。未為良法。須是盡削近歲弊法。專用天聖附令指揮。乃為通濟。免五穀關津之稅。使商賈通而價自平。不待救荒而荒自

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三代以還一人而已。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為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為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為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為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即私相告言。以陛下聖明。必喜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

頗牧之賢。則漢文為之太息。魏相條鼂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為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覆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駢儷之體。而與古為化者。此文與韓愈代裴度讓官表為

甲觀矣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
不必皆從於已出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旨
哉言乎為君者知此不憂無臣為臣者知此不憂無友矣

今之辭英... 蘇軾... 眉山蘇軾文十二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四十九

眉山蘇軾文十二

祭文 碑

祭歐陽文忠公文

表忠觀碑

宸奎閣碑

潮州韓文公廟碑

司馬溫公神道碑

后馬監公軒蓋賦

臨川韓文公鳳賦

宗全閣賦

朱忠贈賦

祭劉忠公文

祭文 賦

眉山蘇軾文十二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四十九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四十九

眉山蘇軾文十二

祭歐陽文忠公文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著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為。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莛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為異端。而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為無為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為得時。譬如深淵大澤。龍亡而虎。

逝則變怪雜出。舞鱮鱓而號狐狸。昔其未用也。天下以為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為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其請老而歸也。莫不惆悵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豈厭世溷濁。絜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遁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因緣出入。受教於門下者。十有六年於茲。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救。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以為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嗚呼哀哉。

茅坤曰。歐陽文忠公知子瞻。而子瞻為此文以祭之。涕入九原。

表忠觀碑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出大兵攻景。以迎周

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於無辜之民。罔有子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於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而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為城。醜血為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

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於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父子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為觀。使錢氏之孫。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

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此之誠人。以報其德。其德其草。天目之山。茗水出焉。龍飛鳳舞。萃於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為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落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粵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允文

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母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歸焉新宮。匪私於錢。惟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與柳宗元孝門銘同一體格。何國吾乃為表忠觀碑。此其味

徐度曰。東坡初為趙清獻公作表忠觀碑。或持以示王。荆公公讀之。沉吟曰。此何語。耶時客有在傍者。遽指摘而詆訛之。公不答。讀之再三。又攜之而起。行且讀。忽嘆曰。此三王世家也。可謂奇矣。客大慙。後世而主表忠觀者。王世貞曰。表忠碑文。忠公撰。并書。結法不似臨池老筆。

然自婉潤可愛銘詞是蘇詩之佳者余嘗怪錢氏起羣盜非有大功德於民而能制一方傳數世而王爵崇奉造於大明燭火自若納叛之後圭組映帶又百餘年久而人思之何也武肅初有國將築宮望氣者言故府大之不過百年填西湖之半可得千年武肅笑曰世有千年之中不出真主者乎奈何困吾民為遂弗改此其知無有足多者五代史固歐陽氏頽筆未盡徵也

宸奎閣碑

皇祐中有詔廬山僧懷璉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召對化城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是時北方之為佛者皆留於名相囿於因果以故士之聰明超軼者皆鄙其言詆為蠻夷下俚之說璉獨指其妙與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真其行峻而通故一時士大夫喜從之游遇休沐日璉未盥漱而戶外之屨滿矣仁宗皇帝以天縱之能不由師傳自然得道與璉問答親書頌詩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之上書乞歸老山中上曰山即如如體也將安歸

乎不許。治平中再乞堅甚。英宗皇帝留之不可。賜詔許自便。璉既渡江。少留於金山西湖。遂歸老於四明之阿育王山廣利寺。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賜頌詩。榜之曰宸奎。時京師始建寶文閣。詔取其副本藏焉。且命歲度僧一人。璉歸山二十有三年。年八十有三。臣留守杭州。其徒使來告曰。宸奎閣未有銘。君逮事昭陵。而與吾師游最舊。其可以辭。臣謹按古之人君。號知佛者。必曰漢明。梁武。其徒蓋常以藉口而繪其像於壁者。漢明以察為明。而梁武以弱為仁。皆緣名失實。去佛遠甚。恭惟仁宗皇帝在位。

四十二年。未嘗廣度僧尼。崇侈寺廟。干戈斧質。未嘗有所私貸。而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此所謂得佛心法者。古今一人而已。璉雖以出世法度人。而持律嚴甚。上嘗賜以龍腦鉢盂。璉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使者歸奏。上嘉歎久之。銘曰。巍巍仁皇。體合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傳。維道人璉。逍遙自在。禪律並行。不相留礙。於穆頌詩。我既其文。惟佛與佛。乃識其真。咨爾東南。山君海王。時節來朝。以謹其藏。璉工詩。冷齋夜話載其住東京淨因院乞還山林詩。特清。

俊王安石嘗以其詩示歐陽修修戲曰此道人作肝臟饅頭也安石曰何謂曰此中無一點菜氣

自其對軒並行不吐留道不歸願精非西其大卦新與將
最難二皇跡合自與中誠皆並其音酒軒然自入數世蓋
自其對軒並行不吐留道不歸願精非西其大卦新與將
最難二皇跡合自與中誠皆並其音酒軒然自入數世蓋
自其對軒並行不吐留道不歸願精非西其大卦新與將
最難二皇跡合自與中誠皆並其音酒軒然自入數世蓋

潮州韓文公廟碑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傳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

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

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謹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

而謫於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君。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於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扶雲漢分天章。天孫為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游咸池畧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

景不可望。作詩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爆牲雞卜羞我觴。於祭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朱子曰。東坡作韓文廟碑。不能得一起頭起行百十遭。忽得匹夫兩句。下面只如此掃去。

王世貞曰。此碑自始至末。無一字懈怠。佳言格論層見。疊出。太牢悅口。夜明奪目。蘇文古今所推。此尤其最得意者。其關係世道亦大矣。

深。有北流赴海。復禹舊迹之勢。凡上所欲。不求而獲。而其
所惡。不麾而去。天下曉然。知天意與上合。庶幾復見至治
之成。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如咸平景德間也。或以問臣軾。
上與太皇太后安所施設。而及此。臣軾對曰。在易大有上
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
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
不利。今二聖躬信順。以先天下。而用司馬公。以致天下士
應是三德矣。且以臣觀之。公。仁人也。天相之矣。何以知其
然也。曰。公以文章名於世。而以忠義自結人主。朝廷知之。

可也。四方之人。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
自知之。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於
洛。眇然如顏子之在陋巷。纍然如屈原之在陂澤。其與民
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日見
之。聞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子。勇悍難化。如軍伍夷
狄。以至於姦邪小人。雖惡其害已。仇而疾之者。莫不斂衽
變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元豐之末。臣自登州入朝。
過八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
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相。慎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

姓。如是者蓋千餘里不絕。至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擁其馬。至不得行。衛士見公。擎蹠流涕者不可勝數。公懼而歸洛。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而遼人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其後公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既葬。皆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炷薌於手頂以送公葬。

者。凡百餘人。而畫像以祠公者。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匹夫而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之。記曰。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或以千金與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誠與不誠。故也。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一綫之溜。可以達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而一。古之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而况公乎。

故○臣○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
一○言○曰○誠○曰○一○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
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涑○水○
鄉○子○孫○因○家○焉○曾○祖○諱○政○以○五○代○衰○亂○不○仕○贈○太○子○太○保○
祖○諱○炫○舉○進○士○試○秘○書○省○校○書○郎○終○於○耀○州○富○平○縣○令○贈○
太○子○太○傅○考○諱○池○寶○元○慶○歷○間○名○臣○終○於○兵○部○郎○中○天○章○
閣○待○制○贈○太○師○溫○國○公○曾○祖○妣○薛○氏○祖○妣○皇○甫○氏○妣○聶○氏○
皆○封○溫○國○太○夫○人○公○始○以○進○士○甲○科○事○仁○宗○皇○帝○至○天○章○
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乞○立○宗○子○為○後○以○安○宗○廟○宰○相○

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英宗皇帝。為諫議大夫。龍圖
閣直學士。論陝西刺義勇為民患。及內侍任守忠姦蠹。乞
斬以謝天下。守忠竟以譴死。又論濮安懿王。當準先朝封
贈期親尊屬故事。天下韙之。事神宗皇帝。為翰林學士。御
史中丞。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眾降。公極論其不
可納。後必為邊患。已而果然。勸帝不受尊號。遂為萬世法。
及王安石為相。始行青苗助役農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
言其害。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者。
皆倚公為重。帝以公為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

以為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上即位。太皇太后攝政。起公為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拜左僕射。公首更詔書。以開言路。分別邪正。進退其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保馬市。易及諸道新行鹽鐵茶法。最後遂罷助役青苗。方議取士。擇守令監司以養民。期於富而教之。凜凜乎嚮至治矣。而公卧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於位。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祿以一品。

禮服。謚曰文正。官其親屬十人。公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為秘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柏。皆承奉郎。以元祐二年正月辛酉。葬於陝之夏縣涑水南原之鼂村。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軾。臣蓋嘗為公行狀。而端明殿學士范鎮。取以志其墓矣。故其詳不復再見。而獨論其大槩。議者徒見上與太皇太后進公之速。用公之盡。而不知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自士庶人至於卿大夫。相與為賓師朋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

休戚。然猶同已則親之。異已則踈之。未有聞過而喜。受誨而不怒者也。而况於君臣之間乎。方熙寧中。朝廷政事。與公所言。無一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所不能堪。而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乃欲以為左右輔弼之臣。至為叙其所著書。讀之於邇英閣。不深知公而能如是乎。二聖之知公也。知之於既同。而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以先帝為難。昔齊神武皇帝寢疾。告其子世宗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諸將皆莫能敵。惟慕容紹宗可以制之。我故不貴。留以遺汝。而唐太宗亦謂

高宗。汝於李勣無恩。我今責出之。汝當授以僕射。乃出勣為疊州都督。夫齊神武唐太宗。雖未足以比隆先帝。而紹宗於勣。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為其子孫長計。遠慮者。類皆如此。寧其身亡。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孫專享得賢之利。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臣既書其事。乃拜稽首而作詩曰。於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聖子受命。如堯之初。神母詔之。匪亟匪徐。聖神無心。孰左右之。民自擇相。我興授之。其相惟何。太師溫公。公來自西。一馬二童。萬人

環之如渴赴泉。孰不見公。莫如我先二聖。忘已惟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是度。民曰樂哉。既相司馬。爾賈於途。我耕於野。士曰時哉。既用君實。我後子先。時不可失。公如麟鳳。不驚不搏。羽毛畢朝。雄狡率服。為政一年。疾病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知公於異。識公于微。匪公之思。神考是懷。天子萬年。四夷來同。薦于清廟。神考之功。

軾嘗曰。軾於天下未嘗銘墓。獨銘五人。皆盛德。故五人者。富弼。司馬光。趙抃。范鎮。張方平也。

朱子曰。坡公作溫公神道碑。叙事畧然。其平生大致不

踰於是矣。這見得眼目高處。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五十一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五十

眉山蘇軾文十三

碑

富鄭公神道碑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五十

眉山蘇軾文十三

富鄭公神道碑

宋興百三十年。四方無虞。人物歲滋。蓋自秦漢以來。未有若此之盛者。雖所以致之。非一道。而其要在於兵不用。用不久。常使智者謀之。而仁者守之。雖至於無窮可也。契丹自晉天福以來。踐有幽薊。北鄙之警。畧無寧歲。凡六十有九年。至景德元年。舉國來寇。攻定武。圍高陽。不克。遂陷德清。以犯天雄。真宗皇帝。用宰相寇準計。決策親征。既次澶

淵諸道兵大會行在虜既震動兵始接射殺其驍將順國王撻覽虜懼遂請和時諸將皆請以兵會界河上邀其歸徐以精甲躡其後殲之虜懼求哀於上上曰契丹幽薊皆吾民也何多以殺為遂詔諸將按兵勿伐縱契丹歸國虜自是通好守約不復盜邊者三十有九年及趙元昊叛西方轉戰連年兵久不決契丹之臣有貪而喜功者以我為怯且厭兵遂教其主設詞以動我欲得晉高祖所與關南十縣慶歷二年聚重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聘兵既壓境而使來非時中外忿之仁宗皇帝曰契丹吾兄弟

之國未可棄也其有大鎮撫之命宰相擇報聘者時虜情不可測羣臣皆莫敢行宰相舉右正言知制誥富公公即入對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上為動色乃以公為接伴英等入境上遣中使勞之英託足疾不拜公曰吾嘗使北病卧車中聞命輒起拜今中使至而公不起此何禮也英矍然起拜公開懷與語不以夷狄待之英等見公傾盡亦不復隱其情遂去左右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公且曰可從從之不可從更以一事塞之公具以聞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地而許增歲幣且命

公報聘既至。六符館之。往反十數。皆論割地。必不可狀。及見虜主問故。虜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羣臣請舉兵。而南寡人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公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凡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旤。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虜主驚曰。何謂也。公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

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幣。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此誰任其旤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公曰。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羣臣何利焉。虜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公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勢聚。不得不增。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舊籍。特補其闕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

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欲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也哉。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則有詞矣。曰。朕為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耳。朕不欲以地。故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賦入。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詞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朕。天地鬼神豈可欺也哉。虜大感悟。遂欲求婚。公曰。婚姻易以生隙。人命修短不可知。不若歲幣之堅久也。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

獲哉。虜主曰。卿且歸矣。再來當擇一授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公歸復命。再聘受書。及口傳之詞於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其副曰。吾為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詞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乃馳還都。以晡入。見宿學士院。一夕。易書而行。既至。虜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遺我書。當曰獻。否則曰納。公爭不可。虜主曰。南朝既懼我矣。何惜此二字。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公曰。本朝皇帝兼愛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鋒鏑。故屈已增幣。何名為懼哉。若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直為勝負。非

使臣之所憂也。虜主曰：卿勿固執，自古亦有之。公曰：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遺，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公聲色俱厲，虜知不可奪，曰：吾當自遣人議之。於是留所許增幣誓書，復使耶律仁先及六符以其國誓書來，且求為獻納。公奏曰：臣既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復許。虜無能為也。上從之，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北方無事，蓋又四十八年矣。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其約，不忍敗者，以其心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故臣嘗竊論之，百餘年間，兵不大用。

者真宗仁宗之德，而寇準與公之功也。公諱弼，字彥國，河南人。曾大父內黃令諱處謙，大父商州馬步使諱令荀，考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言，皆以公貴。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封鄧、韓、秦三國公。曾祖母劉氏，祖母趙氏，母韓氏，封魯、韓、秦三國太夫人。公幼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識之，曰：此王佐才也。懷其文以示王曾，晏殊殊即以其女妻之。仁宗復制科，仲淹謂公：子當以是進。天聖八年，公以茂材異等中第，授將作監丞，知河南府、長水縣。用李迪辟，簽書、河陽節度判官事。丁秦國公憂，服除，會郭后廢，范仲淹爭之，貶知

睦州公上言朝廷一舉而獲二過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
以來忠言通判絳州景祐四年召試館職遷太子中允直
集賢院從王曾辟通判鄆州寶元初趙元昊反公上疏陳
八事具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帛使者部從儀物如契
丹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
斬之都市又言夏守贊庸人也平時猶不當用而况艱難
之際可為樞密乎議者以為有宰相器召還為開封府推
官擢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公言請罷燕徹樂雖虜
使在館亦宜就賜飲食而已執政以為不可公曰萬一北

虜行之為朝廷羞後使虜還者云虜中罷燕如公言仁宗
深悔之初宰相惡聞忠言下令禁越職言事公因論日食
以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元昊寇鄜延殺二萬
人破金明擒李士斌延帥范雍鈐轄盧守勲閉門不救中
貴人黃德和引兵先走劉平石元孫戰死而雍守勲歸罪
於通判計章用都監李康伯皆竄嶺南德和誣奏平降賊
詔以兵圍守其家公言平自環慶引兵來援以姦臣不救
故敗竟罵賊不食而死宜卹其家守勲德和皆中官怙勢
誣人冀以自免宜竟其獄樞密院奏方用兵獄不可遂公

言大臣附下罔上。獄不可不竟。時守勲男昭序為御藥。公奏乞罷之。德和竟坐腰斬。延州民二十人詣闕告急。上召問。具得諸將敗亡狀。執政惡之。命邊郡禁民擅赴闕者。公言此非陛下意。宰相惡。上知四方有敗耳。民有急不得訴之。朝則西走。元昊北走。契丹矣。夏守贊為陝西都總管。又以入內都知王守忠為都鈐轄。公言用守贊既為天下笑。而守忠鈐轄。乃與唐中官監軍無異。將吏必怨懼。盧守勲黃德和覆車之轍。可復蹈乎。詔罷守忠。時又用觀察使魏昭昞為同州。鄭守忠為殿前都指揮使。高化為步軍都指

揮使。公言昭昞乳臭兒。必敗事。守忠與化故親事官。皆奴才小人。不可用。詔遣侍御史陳洎往陝西督修城。且城潼關。公言天子守在四夷。今城潼關。自關以西為棄之。耶語皆侵執政。自用兵以來。吏民上書者甚衆。初不省用。公言知制誥。本中書屬官。可選二人置局。中書考其所言。可用之。宰相以付學士。公言此宰相偷安。欲以天下是非盡付他人。乞與廷辯。又言邊事系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用宰相魏仁浦兼樞密使。國初范質王溥亦以宰相參知樞密院事。今兵興。宜使宰相以故事兼領。仁宗曰。軍國之

務當盡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內降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且書其檢。宰相以內降納上前。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公曰此宰相避事耳。非畏奪權也。時西夏首領吹同乞砂吹同乞山各稱偽將相來降。補借奉職。羈置荆湖。公言二人之降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上命以所言送中書。公見宰相論之。宰相初不知也。公嘆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耶。更極論之。上從公言。以宰相兼樞密使。除鹽鐵判官。遷太常丞史館修撰。奉使契丹。二年改右正言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時有用偽牒為僧者。事覺乃

堂吏為之。開封按餘人而不及吏。公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執政指其坐。曰公即居此。無為近名。公正色不受其言。曰必得吏乃止。執政滋不悅。故薦公使契丹。欲因事罪之。歐陽修上書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留公不報。使還除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懇辭不受。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受命。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尋遷翰林學士。公見上力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虜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敢受乎。慶歷三年三月。遂命公為樞密副使。辭之愈力。改授資政殿學

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七月，復除樞密副使。公言：虜既通好，議者便謂無事。邊備漸弛，虜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受，亦願陛下思夷狄輕侮中原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因以告納。上前而罷。逾月，復除前命。時元昊使辭羣臣班紫宸殿門。上俟公綴樞密院班，乃坐。且使宰相章德象諭公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虜故也。公不得已，乃受。時晏殊為相，范仲淹為參知政事，杜衍為樞密使，韓琦與公副之。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為諫官，皆天下之望。魯人石介作慶歷聖德詩，歷頌羣臣，皆得其實。曰：維仲淹、弼、一

夔、一契。天下不以為過。公既以社稷自任，而仁宗責成於公。與仲淹望太平於期月之間，數以手詔督公等。條具其事，又開天章閣，召公等坐。且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為者。遣中使二人更往督之。且命仲淹主西事，公主北事。公遂與仲淹各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又自上河北安邊十三策。大畧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為本。欲漸易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而不臣。公言：契丹臣元昊，而我不臣，則契丹為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却其使，卒臣之。四年七月，契丹

來告舉兵討元昊。十二月，詔冊元昊為夏國主。使將行而止之，以俟虜使。公曰：「若虜使未至而行，則事自我出；既至，則恩歸契丹矣。」從之。是歲，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呆兒族於河東為近。上問公曰：「虜得無與元昊襲我乎？」公曰：「虜自得幽薊，不復由河東入寇者，以河北平易富饒，而河東嶮瘠，且虞我出鎮定，擣燕薊之虛也。今兵出無名，契丹大國，決不為此。就使妄動，當出我不意，不應先言受禮雲中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以困中國。今契丹背約，結好於我，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虜築威塞州以備

之。呆兒屢殺威塞人，虜疑元昊使之，故為是役。安能合而寇我哉？或請調發為備。公曰：「虜雖不來，猶欲以虛聲困我。若調發，正墮其計。臣請任之。」虜若入寇，臣為罔上，且悞國。上乃止。虜卒不動。公謂契丹異日作難，必於河朔。既上十策，又請守一郡行其事。小人怨公不已，而大臣亦有以飛語讒公者。上雖不信，公懼，因保州賊平，求為河北宣撫使，以避之。使將還，除資政殿學士，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讒者不已。罷安撫使。歲餘，讒不驗。加給事中，移知青州，兼京東、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公擇所部豐

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為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為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糗飯勞之。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流民死者。為大冢葬之。謂之叢冢。自為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為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勞公。即拜禮部侍郎。公曰。救災守

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饑民聚為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公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為法。至於今。不知所活者幾千萬人矣。王則據貝州叛。齊州禁兵馬達。張青與姦民張握等得劔印於妖師。欲以其眾叛。將屠城以應。則握之壻楊俊詣公告之。齊非公所部。恐事泄變生。時中貴人張從訓銜命至青。公度從訓可使。即以事付從訓。使馳至郡。發吏卒取之。無得脫者。且自劾擅遣中使罪。仁宗嘉之。再除禮部侍郎。公又懇辭不受。遷資政

殿大學士。以明堂恩。除禮部侍郎。徙知鄭州。又徙蔡州。加
觀文殿學士。知河陽。遷戶部侍郎。除宣徽南院使。判并州。
兼河東經畧安撫使。至和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集賢殿大學士。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
朝。仁宗密覘知之。歐陽修奏事殿上。上具以語。修且曰。古
之求相者。或得於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
夢卜也哉。修頓首稱賀。仁宗弗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恐。
文彥博與公等。直入問疾。內侍止之。不可。因以監視。禳禱
為名。乞留宿內殿。事皆關白。而後行。禁中肅然。嘉祐三年。

加禮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公之為相守格法。
行故事。而附以公議。無心於其間。故百官任職。天下無事。
以所在民力困弊。賦役不均。遣使分道相視。裁減。謂之寬
卹民力。又弛茶禁。以通商賈。省刑獄。天下便之。六年。丁秦
國太夫人憂。詔為罷春燕。故事。執政遇喪。皆起復。公以謂
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仁宗待公而為政。五遣使起之。
卒不從命。天下稱焉。英宗即位。拜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遷戶部尚書。逾年。以足疾。求解機務。章二十上。拜鎮
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陽。封祁國公。公五

上章辭使相。且言真宗以前不輕以此授人。仁宗即位之初。執政欲自為地。故開此例。終仁宗之世。宰相樞密使罷者。皆除使相。有不稱職有罪者亦然。天下非之。今陛下初即位。願立法自臣始。不從。神宗即位。改鎮武寧軍。進封鄭國公。公又乞罷使相。乃以為尚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召赴闕。公以足疾固辭。復判河陽。熙寧元年。移汝州。且詔入覲。以公足疾。許肩輿至殿門。上特為御內東門小殿見之。令男紹隆入扶。且命無拜。坐語從容。至日昃。賜紹隆五品服。再對。上欲留公為集禧觀使。力辭赴郡。明

年二月。除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賜甲第一區。皆辭不受。復拜左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至。未見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公聞之。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姦臣欲進邪說。故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拂諫諍之臣。無所復施其力。此治亂之機也。吾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羣臣請上尊號。及作樂。上以久旱不許。羣臣固請作樂。公又言。故事有災變。皆徹樂。恐上以同天

節虜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臣以為此盛德事。正當以示夷狄。乞并罷上壽。從之。即日而雨。公又上疏。願益畏天戒。遠姦佞。近忠良。上親書答詔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苟非意在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公既上疏謝。復申戒不已。願陛下待羣臣。不以同異為喜怒。不以喜怒為用舍。公始見上。上問邊事。公曰。陛下即位之始。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因以九事為戒。八月。以疾辭位。拜武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判河南。復以老請。改亳州。時方行青苗息錢法。公以謂此法行。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且富民不願請。願請者皆貧民。後不可復得。故持之不行。而提舉常平倉趙濟劾公。以大臣格新法。行當自貴近者始。若置而不問。無以令天下。乃除左僕射判汝州。公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復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尋請老。拜司空。復武寧節度。及平章事。進封韓國公。致仕。公雖居家。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趾叛。詔郭逵等討之。公言海嶠嶮遠。不可以責其必進。願詔逵等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來爭河東地界。上

手詔問公。公言熙河諸郡皆不足守。而河東地界決不可許。元豐三年。官制行。改授開府儀同三司。是歲故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同老上言。至和三年。仁宗弗豫。其父堯臣嘗與文彥博劉沆及公同決大策。乞立諸嗣。仁宗許之。會翊日有瘳。故緩其事。人無復知者。以其父堯臣所撰詔草上之。上以問彥博。彥博言與同老合。上嘉公等勲績如此。而終不自言。下詔以公為司徒。且以其子紹京為閣門祇候。六年閏六月丙申。薨於洛陽私第之正寢。享年八十。手封遺表。使其子上之。世莫知其所言者。上聞訃震悼。為輟

視朝。內出祭文。遣使致奠。所以賻卹其家者甚厚。贈太尉。謚曰文忠。十一月庚申。葬於河南府河南縣金谷鄉南張里。公之配曰周國夫人晏氏。後公四年卒。子男三人。曰紹廷。朝奉郎。曰紹京。供備庫副使。後公十月卒。曰紹隆。光祿寺丞。早卒。女四人。長適保寧軍節度使北京留守馮京。卒。又以其次繼室。封安化郡夫人。次適承議郎范大琮。次適宣德郎范大珪。孫男三人。定方。承事郎。直清。承奉郎。直亮。假承務郎。公性至孝。恭儉好禮。與人言。雖幼賤必盡敬。氣色穆然。終身不見喜愠。然以單車入不測之虜廷。詰其君

臣折其口而服其心。無一語少屈。所謂大勇者乎。其好善疾惡。蓋出於天資。常言君子小人如冰炭。決不可以同器。若兼收並用。則小人必勝。薰蕕雜處。終必為臭。其為宰相及判河陽。最後請老家居。凡三上章。皆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干跂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得勝必遂肆毒於善良。無所不為。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其為文章辯而不華。質而不俚。有文集八十卷。天聖應詔集十一卷。諫垣

集三卷。制草五卷。奏議十三卷。表章三十卷。河北安邊策一卷。奉使錄四卷。青州振濟策三卷。平生所薦甚衆。尤知名者十餘人。如王質與其弟素。余靖。張瓌。石介。孫復。吳奎。韓維。陳襄。王鼎。張昞之。杜杞。陳希亮之流。皆有聞於世。世以為知人。元祐元年六月。有詔以公配享神宗皇帝廟。廷明年以明堂恩。加贈太師。紹廷請於朝曰。先臣墓碑未立。願有以寵綏之。上為親篆其首。曰顯忠尚德之碑。且命臣軾撰次其事。謹拜手稽首而獻言曰。世未嘗無賢也。自堯舜三代以至於今。有是君則有是臣。故仁宗英宗至於神

考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則天畀以人。光明偉傑。有如公者。觀公之行事。而味其平生。則三宗之盛德。可不問而知也。古之人臣。功高則身危。名重則謗生。故命世之士。罕能以功名終始者。臣觀三宗。所以待公。全其功名。而保其終始。盖可謂至矣。方契丹求割地。上命宰相。歷問近臣。孰能為朕使虜者。皆以事辭免。公獨慨然請行。使事既畢。上欲用公。公遂巡退避。不敢居。而向之辭免者。自耻其不行。則惟公之怨。比而讒公。無所不至。及石介為慶歷聖德詩。天下傳誦。則大臣疾公如仇。構以飛語。必欲致之死地。仁宗徐

而察之。盡辨其誣。卒以公為相。及英宗神宗之世。公已老矣。勲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虛已聽公。西戎北狄。視公進退。以為中國輕重。然一趙濟敢搖之。惟神宗日月之明。知公愈深。公雖請老。有大政事。必手詔訪問。又追論定策之勲。以告天下。寵及其子孫。然後小人不致復議。雍容進退。卒為宗臣。古人有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豈不然哉。公既配食清廟。宜有頌詩。以昭示來世。其詞曰。五代八姓。十有二君。四十四年。如絲之棼。以人為嬉。以殺為儼。兵交兩河。腥聞於天。上帝憎之。命我祖宗。畀爾鑪錘。

往銷其鋒。孰謂民遠。我聞其呻。寧爾小忍。無殘我民。六聖受命。惟一其心。敕其後人。帝命是承。勿劓刖人。矧彼好兵。百三十年。諱兵與刑。惟彼北戎。謂帝我驕。帝聞其言。折其萌芽。篤生菜公。尺箠笞之。既服既馴。則擾綏之。堂堂韓公。與萊相望。再聘於燕。北方以寧。景德元禩。始盟契丹。公生是歲。天命則然。公之在母。秦國寤驚。旌旗鶴鴈。降充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公。天欲赦民。公啟其衷。北至燕然。南至於河。億萬維生。公手撫摩。水潦荐饑。散流而東。五十萬人。仰哺於公。公之在內。自泉流瀕。其在四方。自葉流根。百官

維人。百度維貞。相我三宗。重華協明。帝謂公來。隕星其堂。有墳其邱。公豈是藏。維嶽降神。今歸不留。臣軾作頌。以配崧高。

徐度曰。東坡初欲為富韓公神道碑。又之未有意思。一日晝寢。夢偉丈夫稱是寇萊公。來訪已共語。又之既即。下筆首叙景德澶淵之功。以及慶歷和議頃刻。而就以示張文潛。文潛曰。有一字未甚安。請試言之。蓋碑之末。初曰公之勲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虛已聽公。西戎北狄。視公進退。以為輕重。然一趙濟能搖之。竊謂能不若

敢也東坡大以為然即更定焉

公曰公之傳本史官鄭本主月天下豈可無此西表北
示親文辭文辭曰亦一字未其老於鄭公之意陳之未
下筆首除景鄭靈繼之以此及意想味蕭取後而始以
日晝窺萬軒大夫歸長秋來公未許也夫語人之類限
公余與曰東越所為高堂也公與鄭公與鄭公與鄭公與

蘇高

育聲其位公豈長燕燕煥烈軒今不謂日海於此以
聯入百與聯貞賦外三宗重華附則帝階公來則星其堂



